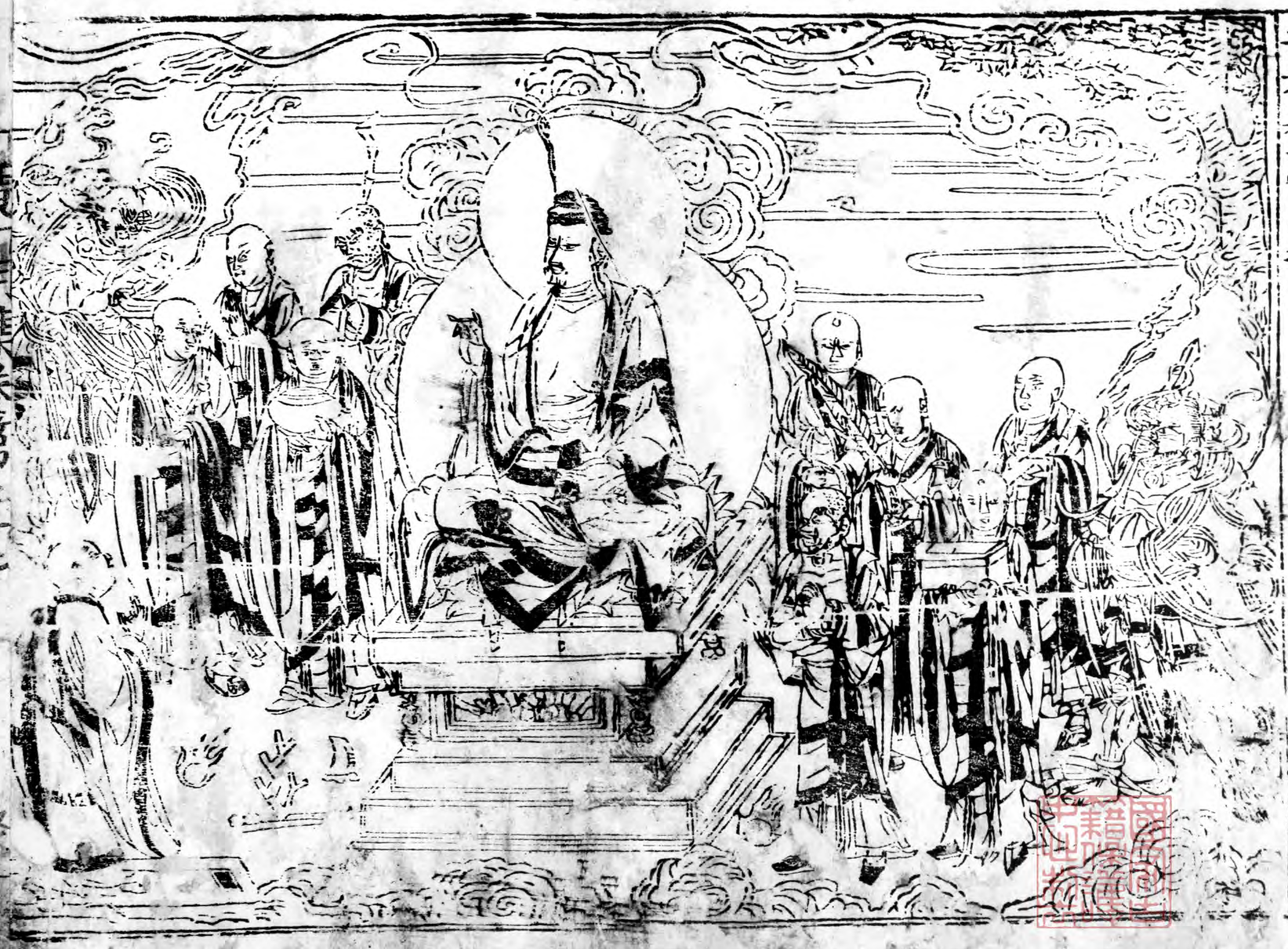

趙城縣廣勝寺

#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 法義篇第四之五

#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宇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緣義 沈約　形神義 沈約
神不滅義 沈約　難范縝神滅義 沈約
因緣無性論 陳沙門真觀 并朱世卿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頌文 魏收
周藏經頌文 秦寶臺經藏頌文 隋煬帝
三藏聖教序 并表請謝荅太宗文 所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荅今上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儼
与翻經諸僧書 并荅 太常博士柳宣


###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与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与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与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

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与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与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耶荅曰非也　問此以何為體荅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来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来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来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来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智之美惡不関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来与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関、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無善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条



差不一一尒流遷塗任各異一念之

##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尔流遷塗任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乎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緣立因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兮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辭諸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



##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閑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捻无不盡之方念故能与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与夫无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与形乖則暫忘念与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与異人同則与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与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

七尺之一處則他處与異人同則与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与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孳或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差善惡之来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咸資力致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脩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刼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起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曰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刼差不足疑也

##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犬馬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辯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与愚蓋由知与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

辯蘇麦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
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与愚蓋由知与不知也愚
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
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
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弥峻窮其
原本盡其宗極乎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
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
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
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
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乎起乎起衆端復同前不相兼之
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
滯不惑出於兼忘以兼忘得此兼照
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
至能兼又不得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
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
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
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
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夭則壽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
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天然形既可養
神寧獨異神妙形麁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接豈無其人自凡

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
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
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兼通大聖貽訓豈惑斯哉

## 難范縝神滅論　沈約

来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為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
多神之名宜也
若如来論七尺之體亦有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无處非神矣　刀則惟刃是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刀之為利既不同矣
形之為神豈可忘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劒劒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利是一處之目刀之為利既不同矣
形之為神豈可忘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劒劒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為夫前生為甲後生為
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為
夫劒之為刀刀之為劒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
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辟形之為神耶
来論謂刀之為利即形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
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
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
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銀而銛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為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得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刃之為利其理若一則胛
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

邊毫毛處耳神之為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得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刃之為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



若以此辟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為辟也若形即是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身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无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

若謂揔百體之質謂之形揔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　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辟彼僵尸（永年不朽則此半之神亦應其）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弥所駭惕　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

來論又云欲而生者欲而滅者漸而王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為神

来論又云欲而生者欲而滅者漸而王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衢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与神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与形俱形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未為漸耶

来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案如来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与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尤死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緣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通敏亦是内信恂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袪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貸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謀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撿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与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

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与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為將覩覆敗之摧七業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邴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貨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拊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隅万法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禀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戚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揔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謀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業天下之業少哉蓋聖人設權功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强勇之暴宣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

化三年成一業天下之業少哉蓋聖人設權功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强勇之暴宣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奬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万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蓋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枿少不埋地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若敝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无戢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業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亭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丘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頻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言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嘆而商目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類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舜冉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尔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



門之險心庫付楚之毒侵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

何奪若乃側近邪幾密尔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盂



門之險心庫付他之毒侵慮唯以害他為念行已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其尖銳豁壑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琯玉冨逆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為衿鎣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咎蟄之煞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明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与糜廢而共埋享嘗寄濱孀孩無寄名字不聞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褐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冨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冨貴自有貪競冨貴非貪競所能得貧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冨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辭如溫風轉華寒飆騙雲有美溲真之下有參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藏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子公待封而封至嚴母堅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真狡兎之更獲耳大夫於是鍛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音音漫然蒙啓辭猶蹠蜀伏尸歷万古而忽悟中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苞善惡之性貧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懲刑以懲惡藏毫不扇州作口

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諸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賈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旦繇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為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辭之非類情所未達敢待清酬荅曰昔盧敖北遺荒土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書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蚊中俯仰心慮所為鄙鏤翦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病疾令熱昔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進

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過身中



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倜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日文武重光孟以十乱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躒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壞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与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北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北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手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忽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擾自然之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曰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水種豆



生麥未見聲和響虧形曲影端者也若必效勅上聖而延育於母未重華

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
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



生麥未見聲和響發形曲影端者也
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
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
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
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相關堯舜樹
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骸叟興惡乎
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
相鼎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
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
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
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
逢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
取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太各有自
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
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
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
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
師伊尹負鼎之人平登承相戴荆四
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虜三宮之端脫
稱令德闇王無間之罪翻然改畜育
王莫大之譽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
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雖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寸必然愚

王莫大之譬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雖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寸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豈其然乎決不然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遥脩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沉泥暫且龍潛无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固窮無煩殞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尼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舟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弥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方見殷紂之譬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沉尚貽懷然之各且夫決定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罪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萬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現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墓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侯煞趙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宮彭生有隊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言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慇懃屢請余亦僶俛相荅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怪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横興諍論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任無從豈
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
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引接近情祛
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珂若達平正理悟此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
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擊
疑並散譬春日之銷氷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暎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
待驗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續播石
鏤金遍於万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有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龍宮金口所宣捻勒繕寫各有三部合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恩不洽稽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悉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云云　蓋聞九河疏迹築
縕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
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
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辟彼明
珠諸佛所師同夫淨鏡庶苑四諦之
法屋園八犍之文香山巨力豈云能負
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云奉造
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沮洳之
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
文玉匣淩陽餌藥止覩仙字開尹望
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
過斯陁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
窮貝多之業灰分八國文徙罽賓石
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
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
長百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
趣悠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
世聲教被物懇懃微密結集法藏帝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楊大化
度脫無量以近千今至尊拯濟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徐香相煽愛受剃落重請厚

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楊大化
度脫無量以近千今至尊拯濟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
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脩嘗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万軸因發弘誓永事添通仍書額
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剎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乎有
小大僧徒亦各衆宗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
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詠須
弥山上衆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撤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



弘人恕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

撥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



弘人恕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乃似執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
化他備在經律顧循非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衆勝无為第一樂內典法典自關衆
僧何事區區橫相貧荷但慶憑宿植
生長王宮謁陛趍庭勗存遠大出受
蕃寄每用枉兢非唯禮樂政形一遵
成旨而舟航運出弥奉佛隆無容棄
褫尚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
用乖方既其不可焉信受付囑敢當
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說脩行涅槃最近徒守經律不依佛
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无上醫王隨
病追藥開乳哈蘇為方既異甜冷苦
熱取療亦殊辭前後教門別赴機性
根莖枝葉受潤終齊揔會津梁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
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眦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巖
鎧反貽毀於羸目為足至底攤取誚
於蜂旁心同劒戟諍喻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施甘露更成毒藥黨同未每則致醍

鎖反則毀於爾目魚足至底翻取詩
於蜂旁心同劒戟諍喻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施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
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万善
於仁壽揔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
渡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内衆聖潛
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
是弟子之申順弘揞於無窮平等坦
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
域求如来之秘藏尋釋迦之遺旨揔
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
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令以
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
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
域傳一部揔一十二卷謹令舍人李
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
表以聞謹言

勅荅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来旨法師夙摽高志行出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
法門弘聞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懸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闡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
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
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
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勑捴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
庭而晓夢照東域而添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咬夢眎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嚴象閉面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糺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慤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明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淩遲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拚理廣彼前聞截為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蹈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頹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奥業一乘五律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庶幾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奥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騁於心田八藏三藏之文波
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捴捋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
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
火宅之乾燥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
波同臻彼岸是知恩田業隙善以緣
昇昇隙之端惟人所託辭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捋
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賚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
且遠徵義冊覩奥不測其神遐想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毫降質金輪御　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耶謁崛山經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須臾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搆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霈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勑荅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制序文深為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琳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十二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十二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學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惠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雲霞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鑄柱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之奥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惠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惣成乎實豈與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共法師者乳窦聡令立志夷簡神情

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
會於海万區分義惣成乎實豈與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幽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
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飜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燄晓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洽輙以輕塵足岳豎露添流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蒼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洽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
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
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
勞師遠臻悔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来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
勞師遠臻悔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
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
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外彼岸
興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
無涯躋馳而趍捷徑豈同日而言也
類川庾勗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
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
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絶於言象之
外是以結疑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
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睠極途而太息爲
有慧淨法師博通奥義辯同炙輠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揞顏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衢鐏自滿上懇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明若霞開為偽
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
聯鷲岳而相高義泉激壯赴龍宮而
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
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
人今則妙門重闡稽甚當世想此玄



宗辭為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油月
壓中旦爰敍絶筆緇俗攸仰軒蓋成

賢智才無優洽精該眷言罕見其
人今則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爾為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油月
躔仲呂爰放絶筆緇俗攸仰軒蓋成
陰扣鍾隨其小大鳴劒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
授方且顧箴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備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累
刊指南所寄歲羣玉而無朽豈不盛
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忠撰

夫以觀鳥弄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
敷典漑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
揔沙界而詮道釋春氷於一乘冠塵
刼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曾
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苞摧
實而為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
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
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儁
教東流香城徙柴於綿區寶臺移
攝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佋其法雲
褰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含衛國暨

攝於中壞鱗萃羽集者咸伯其法雲
蓋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陁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陁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誓多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
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並
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剛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正顯而義周無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躭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
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止未若參
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殷若無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干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金陵刻經處文獨羅寫其理攝事者同歸

為集註開者無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干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逾廣披文者畢窮其理講導者洞盡
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
無揉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
微言貫三才而靡絶豈止聲芬鼇嶺
字韞龍宫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傅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頋護神威　當陳誠請
冈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爭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絶過違
惕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辨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裹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悃悃
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宫假殁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沾昭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盪觴符姚感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驅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乃資什安別有善開遠迺羅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驄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
浮畜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
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道方
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
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荃蹄
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
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荅難有
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辱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捴持建立法幢極植法鼓旗鼓
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
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默而能
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
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
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辨其義明其
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
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
聞道必求猶善財之歸無竭意在弘
宣佛教立破因明之蹤若其是也必須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召他山朝野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拍其所短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召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寫水皆望盪滌棹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晈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業為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欝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共法師頭陁法界遠達迦維日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眄城鷲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眄丘之藏既奉持而不捨眄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胷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且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無深淺悉能決之無慮故三藏之名振
且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稱道然吕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摭撮是所詳
悉至於陁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导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爲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吕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爲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奥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
苾蒭悉曇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
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
決以所承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絶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
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傅士柳宣 譯經釋明瀋 還述頌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抑重爲輕 照日氷散 投珠水清
顯光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誥 欝欝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顯光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詰　欝欝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瞢而自處九十五道競狀服而無歸如来以本願大悲志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弥彼邪山驅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紀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妙禪肅物緝頹經者接武維絶紐者有隨莫不衷夏欽風幽明異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溫靈秀出含章而體一未泐瀉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憫来教之多闕緬思



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



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振衣警錫尋波討源出王關而遠遊
拍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楊真殊謀遺筌闕典大備
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絶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壅其真統無求
之无求蠹其實拂二邊之（迷忘中道之相累遣）未
易泊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教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
所能覼縷法師凝神俊智詳正始末
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
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
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摽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
備諸奥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
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夙彰博
物弋獵關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囿摛
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囿摛
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
玄應問便釋再尋象戲立試即成寶
晉代茂先漢朝易蒨方今蔑如也既
而翺翔羣略綽有餘功而能敬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亦忽復爲
想曰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
疏拍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
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有元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爲非所非是是恒非不
爲是所是以致聚失致惑病諸且據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
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妄起多數迷一
極成謀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唯
差雜合之宗曰盡亦違倒順之前後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
差雜合之宗曰盡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雖廣
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目
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
唯極小復漸和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
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
与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无形氣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
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乎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
辯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危豈得苟
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
此凡所紙案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
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異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
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
示顯真俗雲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辯洪爐非掬雪所投
勃解豈聚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著

示顯真俗雲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辟洪爐非掬雪所投
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雲府沉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
六爻博考圖典略覩虛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未工神無滯用堅實
斯在既爲呂公餘論後致聞言以實
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
乃信薰脩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
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祓氏天師崔
君特爲共貽僉各夫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惟公逸
宇寡廓學殫墳素底身以仁義應物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功節以
干雲談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
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載之說
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府拾蹲俎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於埜魚蕃之詠盈耳於朝惟名爲實
盡善盡美矣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
弘讓之心實惟素蓄爲斯誼議同恥
疲懷故能投刺含膠光光大義非夫



才無內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疲懐故能投刺含膝允光大義非夫



才兼内外照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貪道猥以
庸陋叨廁末進雖慶朝聞終慙夕惕
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
罕窺辟峯難仰既屬商羊鼓儛而霈
澤必霑詞雷迸發恐無暇掩耳僉議
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須乎鄧林
黄涔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陋垂逼課虛辟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疎弥增悚恐指述還荅餘無所申釋
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